

近现代名家墨蹟

何民生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見險
求生
味
無法之法
切自
識
力生之
熟
法
家

白蕉論書文稿



白蕉論書文稿

何民生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白蕉論書文稿



何民生編

上海辭書出版社

序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白蕉有一篇重要的書論，曾抄成小手卷，寄給老友鄧散木，請他是正，鄧散木朱筆批註後寄回。這是一件書作雙美的重要文獻，曾收入何民生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的《白蕉書畫遺珍·自題詩卷》。爲了更便於閱讀和臨習，上海辭書出版社決定出版這個單行本。嘉惠書壇，功莫大焉！

就文字來說，我認爲這是件殘稿，是白蕉平生最重要的書論之作，雖文風似駢似散，而言下無虛，都是過來人語，金針度人，可謂字字珠璣。即便僅有《宗師章》《體用章》數百言傳世，如悉心誦讀，不難體會白蕉指出了學書的陽關大道。《宗師章》指出的『入由一家，先樞楷正，後規行草』，既而『漫窺漫識，轉入轉難』，最後『有我不有人』，『神理明於心，韻味出乎手』，青出於藍，自成一家，正是成就書家的一般道路。宗師，即以何爲宗，以何爲師。《體用章》共分三節。其一講用筆、間架、章法、用墨，以及動靜、虛實的體用關係；其二論氣與韻、生與熟、有法與無法，實際上是法、象、勢、意間的體用關係；其三又回到用筆、用墨、間架、行列、整體，通過順逆強弱、濃淡乾濕、聚散疏密、斷續起伏等有形的手段，達到林林總總、萬紅一春的整體效果。體用，即有其體，有其用。體是根本，用是表現，譬如刃之於利，刃是體，利是用，無刃也就無所謂利，不利也就談不上刃，體用其實不可分割。在哲學意義上論書，語簡而意密，在白蕉著述中，似乎僅此一篇。

我認爲，白蕉的文字，凡講稿、發言類皆白話，有傳世之想者皆文言，即便他的講稿裡，最精彩的話，往往也是文言，實際上是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推敲的結果。而《濟廬藝言》、《臨池剩墨》、《雲間隨筆》、《客去錄》皆筆記體，涉事觸思，隨機生發，並沒有整體的構想。真正發願完成一篇系統的論書著述，並且莊重其事，字斟句酌者，可能只有這一篇。那麼，這篇文字的全貌，恐怕絕不會僅有《宗師章》、《體用章》二章而已，所以我認爲這是殘稿。不妨猜測一下，古典書論中有偽託王羲之的《筆勢論十二章》，經典書論中以『某某章』命名章節

力重筆沉字先寫元宗師既定步
 趨是 式依牆沿壁入由一家先楷
 正後親以草握管無時法脉求証
 既付觀而強記 願觀此而思彼夫
 務學人之業者尊先生之能事
 有勝人之志者立古人於下風漫
 窺傍識村入轉難疑山窮而水盡
 忽柳暗以花明故具入也貴同不貴
 異有人不有我體藩自苦不知月異
 而歲不同也至出以尚矣不尚同有
 我不有人蓋消息既得觸悟斯多
 神理明於心韻味出乎手是之謂
 不難不明不交不成智過其師
 方名得髓者矣 宗師

《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白蕉》圖版一三一冊頁（第233頁）

的，大概也僅有此作。這篇文章，孫過庭《書譜》曾予以嚴厲斥責。揣想，以白蕉遙接山陰的高自期許，是否有意以似駢似散的六朝文風重作一篇，而「彼可取而代之」呢？平心而論，如果把《筆勢論十二章》中剽掠他人的文字去掉，再不考慮時代先後因素，則託名者其學其才，實遠不及復翁。可惜，現在只能窺斑見豹了。

鄧散木批註稿，不僅只是《宗師章》、《體用章》兩章，而且只是草稿、未定稿。《宗師章》末尾，白蕉寫明了「宗師章初稿」字樣；《體用章》末尾，則寫「體用章稿」。這裡的「初稿」、「稿」，并非謙辭。《白蕉書畫遺珍·自題詩卷》第一件作品所寫，為《體用章其三》、《宗師章》。《體用章其三》文字內容與鄧批稿一致，並無改動；《宗師章》則在鄧批稿的基礎上作了修改，有些很有文學色彩，雖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通規通則的話，如「翻局識魯公之智，集字明襄陽之功」等語，被果斷刪汰。刪繁就簡的結果，使文字更凝練、更精警。《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白蕉》圖版一三一冊頁（第二三三、二三四頁）中，有相關內容四紙。前二紙為《宗師章》改定稿，比

具我風格非人

是以翻局機微公之智集字明彰陽之切原夫玄峽之萬水千山歷艱難險阻白石為以下走狗能出死人生是知藝之為刀其入也貴同不貴異有不有我獨藩自若不知月異而歲不同矣其出也尚異不尚同有我不有人東施不效顰主為人所憎厭哉故曰不能不別不交不成智過其師方名得髓者也

冠以窮而水盡孕也若夢若寐忽柳暗以花明蓋消息既得俯仰斯啟挽彼眾奇時於多門擴視野於眼界聘筆勢之雄橫神理明于心韻流出乎手而自

筆之順逆進退強弱見于死生決焉
墨之濃淡乾濕氣作出字穠瘁系
馬間架則聚散明而疎密顯繼橫跌宕
唯變所適以列則斷續分而起伏
應隔行懸合宛轉相承整體以觀
林、溪、萬江而一春

其三

《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白蕉》圖版一三一冊頁（第234頁）

《白蕉書畫遺珍·自題詩卷》第一件作品，僅多一「蓋」字，更完備，書寫也更精美。第三紙類鍾繇小楷，所寫《宗師章》部分內容，與鄧批稿一致，是刪改前的文本。第四紙書《體用章其三》文字無改動，書寫更精美。由此可見，《體用章其三》，在請鄧散木批改時，已為定本；《宗師章》則嗣後作了刪改。而《體用章其一、其二》，後來有否刪改，則無緣見到了。說句對鐵老不敬的話，其批註文字既少，也未中肯綮，白蕉恐怕也無所採納，其間情由，不得而知。以白蕉的天分才情，文字一經出手，無不光彩照人，然而得意、經意之作，他往往一書再書，一改再改，深加淬澀，精益求精。這位天才藝術家對待文字的態度，真是一絲不苟，令人肅然起敬！

上述五件作品，均無年款。但《海派代表書法家系列作品集·白蕉》所載冊頁的主要內容為題蘭詩，後有壬寅年款，壬寅即一九六二

年。然有關四紙與題蘭詩用紙不一，恐非一時所書。假如同冊作品當不隔年，則說明一九六二年正是殘稿推敲定稿之時。那麼，寄呈鄧散木修改，則應上推爲一九六一年或更早。卷中落款『禾矢女人』，射『矮人』二字，當指『右派』。同爲『右派』的鄧散木慰勉老友：『儘管加冠退爵，仍宜高自位置，禾矢女人云何哉？』其情殷殷，令人不忍卒讀。而白蕉一九六一年已摘掉『右派』帽子，鄧散木則至歿猶戴，以常情度之，此卷當寄於摘帽之前吧，存疑。

就書法而論，白蕉作品調高辭雅，格在晉唐，已無需讚頌。這件作品的獨特價值，約有數端：其一，白蕉大部分作品務求精工，意不在字的作品不多，此卷草稿，亂頭粗服，或間以簡體，中宮寬鬆，墨色枯潤相間，水氣淋漓，甚至中間還有滴水暈化之處，是百無聊賴中偶得此境，彌足珍貴。品讀之際，借了他至交鄧散木的光，讓我們領略了全無矜持、放浪形骸的白蕉風采。其二，末尾數行附言，支離荒率，當時心境，躍然紙上。顛沛之際，猶不忘『鐵』、『改』前空格示敬。末四字『千萬千萬』，枯筆澀進，似有千言萬語，卻不可說，讀來令人酸鼻。而同樣蒙冤罹患的鄧散木，力疾硃批，猶強言打趣，復爲老友的病懸懸惦念。處世之難，交情之厚，人文之美，如是如是——行文至此，淚潸然下，已而，已而。

孟會祥拜撰

時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三日

筆之順逆進退強弱見了死生決焉
墨之濃淡乾濕氣作出了穠瘁榮了
向架則聚散明而疎密呈縱橫跌宕唯
其所適以列則斷續分而起伏存
隔行懸合宛轉相承整體以觀林
總：萬紅而一春

書家寫生字先寫死字師既定之步
趨是式循牆沿壁入由一家先樞楷正
後觀以草握管無時法脉回求証
既得觀而往記要觀以而思彼去務

學人之業者莫先於立志古人於下風湯窺漫
勝人之志者立古人於下風湯窺漫
誠轉入轉難似山窮而水盡忽柳
暗花明故其心貴同不貴果有人
不有我觸藩自苦不知月異而歲不
同也至如尚書大甲篇有我不有人
消息既得觸藩斯多神理明於心韻味
出手未走之謂不難不明不妄不惑
智過其師方名得髓者矣

讀書以後為試身之術

二字可商

多要了知字先寫死訪
師百代心許目媒夫極
體以定司因性以鍊寸宗師
之定步也趨是式循牆
沿壁入由一家先視指正
后窺行作握管五時法
脈求証既協觀少強記要
秘也思彼宜無懈于後
孟誠不移乎智愚夫務
學人之並者尊先生之能

於下風始如漫窺滂濺地
也轉入轉難疑山窮而水
尽平如若夢若寐忽柳
暗以花明蓋消息既得
觸悟斯敏攬彼眾奇
遊於多門拓視野於南
北騁筆勢之縱橫神理
明於心韻味出乎手即自
具我風格非人是也翻局
視魯公之習集字明

襄陽之功阮夫玄奘之

萬水千山歷艱難險阻

此句病不完整的門下二字似不用米或表陽

白石為天下之物無

死入生是知此主为力

至入也 貴向不貴果有

人不有我與觸藩自苦。

不知月令與歲不同矣。

去云尚異不尚同有我

不有人⁸出施不效

多為人而惜厥

成習過其師方名得
髓者也

宗師章初藁

笔之得體以骨墨之得體以肉
字之得體以神架行之得
體以綫章之得體以面

多以骨為體而力為用墨以
肉為體而神為用字以神架
為體而勢為用行以綫為
體而氣為用章以面為體而
勢為用

未敢為同行必須有顧盼呼吸之意亦須有氣

靜者體動者用休生法

由用生之以此二句言之少為體虛

為用實為虛休虛為實

用休靜而用動實處而

虛靜即乎休用之用互為

消息則動靜虛實之際

元明妙矣 卷一

用非自見休物以見是此

亦未求有形風藉字元

剪電黃鶴而流明有

形者求元形笔駕動

而之耶墨子云以音
夫虛靈似智涵泳歸
仁縱橫云固勇峻勵則
見險舒和以明易塾中
求生識力生之熟法外
求法味无法之法悅自
倒而自起者任力而勢
因也人言而地旋者未
動而月移也 云云
筆之順達進退強

勢云為死生決乎
墨之濃淡之氣干湿之氣裱
瘁系焉肉架則聚
散明而疎密呈縱
橫跌宕唯意所適
以刻則刻以流分
起伏應隔以懸合
宛轉相承整休以
觀林之蒼石紅而

一長字三

休用章稿

△初以為是「初」不知貴人何時考上初中繼懷念是「病」些何病也語法仍不完整這如何矣尤所憾念

初中保學教習不暇

而人言我雖未就

此病請改后字為

才多

不失女人心

儘管加冠退壽仍宜高自位置不失女之云何哉

此用古倭奴國殊墨御批較前年紅龍翔鳳舞鮮豔多矣